

蒙古马

龚学敏

一道夕阳的创伤。整个荒原已被点燃
草，红色鬃毛一般，奔跑到天际。

天空越来越黑，像是长鬃刷过的漆
蒙古包里的灯在风中诵经
秋风再长
也长不过它点给牧人的光亮。

草原返青，百灵用鸣叫擦拭蓝天
春天们奔涌而至
那些马嘶，是她们的尊贵盛开的花朵
人们用长调侍奉春天，越悠扬
草原越辽阔
蒙古马背上的上苍越仁厚。

把草原的锦绣跑成温暖的袍子
披在春天的人们身上
跑成烈酒，献给天地，和它们一茬茬
生长的精灵
跑成琴声，江水一样长。

一个浑圆的句号
地平线上的农耕越渐式微，作为牧风者
雪原盛大，所有的风都匍匐在你用时间
植成的森林边缘。

消融的必是腐朽
万物沉寂，一个站立便是整个春天。

龚学敏，《星星》诗刊主编，著有诗集《长忆》《九重空》《紫禁城》《绿草》《四川在上》《别后》《像字等诗》《像字等诗》。

雕像

刘向东

老远就看见你们的身影
西柏坡上，五大书记
看万山红遍，数风流人物
苍茫大地沉浮有主

伟人一挥手
秋风扫尽落叶
对这一有力的手势
老人依然熟悉
孩子是否陌生

时间再次开始了
思想大于青铜，除了
倾听，还是倾听
呼吸融入风雨
说话只用眼睛

贴近才知道
你们的心在泥土里怦然跳动
因为化身雕像
此刻悬在空中

刘向东，《诗选刊》主编，国家一级作家，中国诗歌学会驻会副会长，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诗文集《母亲的灯》《沉默集》《读诗记》等26部。

我是一个悲悯世界的人

刘川

我要把我流的眼泪
送给雨
让它再大一些
我是因为委屈而哭起来的
我是因为悲伤而哭起来的
我是因为抑制不住同情别人而哭起来
我不知道雨为了什么
但一看到雨一天天、一年年啦啦啦
不肯停息的样子
我就受不了
我就想帮它一把
我就走出门去
把自己满腹的眼泪
送给了它

刘川，国家一级作家。曾获得首届徐志摩诗歌奖、2004-2005年度“人民文学奖”、中国“天马”散文诗奖、中国散文诗大奖、辽宁文学奖、“葵”双年奖等多种诗歌奖项。

阿克苏的水， 都是饱含热泪的名字

安海茵

水在黎明将至时是黛色的
沾染着明眸流转
饱藏这十二时辰之中众生的眷顾
多浪河，塔里木河
收容了西域千年的咸涩和伤
却又生养万物，爱音缠绵
是这座城市沙哑而澄澈的嗓音
大漠中的胡杨如西域笔直而缄默的勇士
它珍藏每一滴晨露
以及月光淘洗后银质的歌喉

或者，我们也可将这两条河流
铺叙为这片土地上流转风韵的黛眉
将葱茏种上 将马群种上
河流给我们的题词便是——
好景在此，愿君珍惜

一场风霜过后
阿克苏的溪流点缀了沁人心的甜
水意浸润之下
这深秋的空气是芬芳的
夜晚也因此蕴藉吐蕊的诗酒年华

塔里木河，多浪河
这些都是饱含热泪的名字
听到的人无不鞠躬致敬
它们也还是无缰的野马
浪花与蹄印所经之处
生灵全都擎举着得福的杯盏
每一处居所都有庇佑的灯光
每一盏灯光都有丰盈的遇见——

安海茵，《诗林》副主编。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哈尔滨市作协副主席。

听吐尔地·尼亚孜

弹唱《红玫瑰》

彭惊宇

在南疆尉犁乡间达西村的夜色里
吐尔地·尼亚孜为我们把古老的《红玫瑰》弹唱
好红好红的一朵红玫瑰，走过中世纪的黄泥城堡
中亚的太阳。一袭石榴裙款款翩翩馥郁芬芳

美人啊，你是一轮皓明皎洁的昆仑月
照亮我戈壁一样辽阔、一样荒凉的人生
你是塔里木的骆驼象，滋润我焦渴的心田
你是绿洲上的松柏，安妥灵魂的故土家园

我苦恋你的歌声一如骄阳下飞旋的沙砾
美人啊，六个月不曾见你姹紫嫣红的盛开
真心相爱的情侣终会山盟海誓永不分离
要等到何时才能拥吻你的黑眼睛你美丽的容颜

我的心通红似烙铁。我的爱啊早已热切如焚
好红的一朵红玫瑰，雄放的夜莺变成扑火灯蛾
踏上漫漫长路我要追寻你，向你插翅飞翔
只有回到故乡和你身边，我一生的伤痕才会愈合

彭惊宇，《绿风》诗刊社长、主编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荣获第三届昌耀诗歌奖、2018年度十佳华语诗人。

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 国家的使命

唐成茂

面对山盟海誓
风雨中的石头
一言不发
不是石头无情
是石头要让雨水
清洗干净

我们的誓言
面对功名利禄
有的人惊喜地褪去裙子
有的人用滔滔之水
浇灭友情

只有石头
宠辱不惊 笑而不语
爱情是不是
需要石头的坚贞和坚持
人是不是
需要石头的清醒和清白

爱与哀愁是不是都像美酒
喝了就会沉醉

心扉打开是不是都像石头

无声胜有声
身当矢石 隐忍就是命运
不语才是战斗
无论人生是不是水滴石穿
石头肯定有自己的观点
石头肯定有喜怒哀乐
石头的心跳 春天一定知道
石头的爱恨 老石匠一定清楚

每一块石头
都是天上的过客和流星
每一块石头
都承载着一个国家的使命
就是粉身碎骨 身首异处
对天下人之爱也
坚如磐石 有时还
血脉贲张

唐成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华夏诗歌》主编、《鸭绿江》特邀主编、《中国新诗排行榜》副主编。出版11部文学专著。

阿左旗，致马英

安琪

不曾去过的地方却有见过一次的朋友
那地方便也仿佛曾经去过。阿左旗！

遥遥的一双手从北京，伸向广宗寺，举着
一颗心敲响那口祈愿的钟，钟声咚咚，祝福你

我的朋友，我用一颗滴血的心祝福你，马英
你自由穿行在汉语和蒙古语之间的身形多么
矫捷

你是语言的通灵者、贺兰山原始森林的一棵松
你是马英！立冬这日我用汉语为你写下一首诗

一首友谊的诗等你译成蒙古语念给天鹅
湖听念给通湖草原听、念给腾格里沙漠听
……等仓央嘉措

游历回来回到阿左旗我就能骑上金黄色的骏马
来到你的蒙古高原，就能与恩克哈达和你相聚！

安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曾获“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柔刚诗歌奖、《诗刊》社中国诗歌网“年度十佳诗人”、中国桂冠诗奖等。

北部湾的水

冯娜(白族)

北部湾的水，平衡着亚热带的海洋季风
芦苇低垂，等待着群鸟飞来
南方大地，珍贵的雨水在渗透在灌溉
——盛夏蓊郁，怎能只有一种水浸润

平坦的洼地，接纳了所有的雨露
水带来湿漉漉的眼睛
它好奇地打量着一只鹤的头颅
从初春的雾中听见你的声音
波纹张翕，蜻蜓、荷叶呼吸薄如扁舟缓缓
驶过，另一个季节的回声

冯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华文青年诗人奖等奖项。参加29届“青春诗会”。

经过我身体的鸟

曹翔(普米族)

又一次经过，让我走得很慢
鸟鸣声划破夜空，流出了
红色的眼泪，自此
身体里的颤动再也没有停止过
那个穿透了仿佛又停留在身体里的鸟
在最疼痛的位置，一点点长齐羽翅
从此爱上了复式结构的木楞房
我要偿还给它炊烟
一日三餐，四季的衣裳
甚至夜不能寐的交谈
假如，我还有纵身一跃的勇气
就能打开紧闭的大门

就能多看一眼生长着的微妙变化
多少年过去了
我是我，我也非我
在我皈依与叛离的路上
那只经过我身体的鸟
不时敲打着我，似乎要告诫什么
可能是谎言和事实，可能是
过程和结局，拥有和失去
抑或，什么也不是

曹翔，曾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六届云南文学奖等。